

涂山传说

刘知州涂山祈雨

□李焕俭 文/图

“起驾，抬泥龙巡游涂山，抵达灵泉祈雨！”
“焚香祭拜，鸣炮奏乐。上三牲供品，给淮河龙王跪拜叩首。”
“知州大人宣读祈雨祷文。”
“礼毕，恭请淮河龙王升天行雨——”

这是古时官民人等抬着泥龙，登临淮河边涂山灵泉祈雨的场景。古时民智未开，生产力低下，人们无力抗拒自然灾害，遇到久旱无雨，官民万般无奈，纷纷出动，到龙潭、龙窝、龙王庙、水神庙、关帝庙、土地庙等地，祭天祭地祭神灵，祈盼龙王早早升空，播撒甘霖，解除旱情，造福万民。

涂山祈雨的灵泉，实为圣泉灵泉牵手相连。灵泉泉穴，坐落涂山主峰西侧悬崖峭壁之下。泉水自山石缝中汩汩渗出，晶莹澄澈，清凉甘冽，大旱不涸。相传，天上玉皇大帝，为保淮河两岸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命淮河龙王，常年驻守涂山灵泉，按时播撒雨露，护佑一方百姓。灵泉因此成为淮上官民求雨必祀之泉。

“知州老爷，五黄六月，二十多天未下透地雨了，快快求龙王爷下场大雨吧！”

“知州老爷，您赶快到涂山灵泉祭拜，让龙王升天播雨吧！”

“青天大老爷，芝麻、黄豆、秫秫都快干死啦，祭祀神灵求雨，不能耽误哪！”

南宋时期，涂山属于濠州管辖。宋宁宗庆元元年(1195)农历六月，盛夏酷暑，赤日炎炎，久旱缺雨，满地庄稼开始枯黄。农夫心中如汤煮，知州无心把扇摇。相传，某日天刚放亮，濠州知州衙门前，就聚集一大群老百姓。他们哭天喊地，跪在那里，恳求知州老爷祭祀神灵，让龙王赶快回来行雨，解除大地旱情。

封建社会，这知州知县，是朝廷命官，人称当地父母官。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州衙门外人声嘈杂，知州不知何故，让衙役打开大门，三步并作两步，来到百姓面前，问明事由，双手抱拳，躬身施礼道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，吾为一州之长，祭神求雨，理当义不容辞。吾已备好舟船，定于今日午后，启航开赴涂山。明日清晨，登山祈雨。各位父老，愿意随刘某求雨者，可到州衙找



淮畔涂山



古代涂山祈雨处——灵泉

师爷报名。州衙挑十名男性乡贤，随吾乘船到涂山灵泉祈雨，决不辜负父老殷切期待！”

知州大人说完，躬下腰身，再次抱拳，向跪在地上的百姓施礼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别再跪了，快快请起回家吧，祈雨刘某责无旁贷！”

这位知州，姓刘名仲光，农家出身，自幼青灯黄卷，十年寒窗，苦读经书，由秀才考取举人，再由举人进京赶考，金榜有名，高中进士，从七品知县做起，廉洁奉公，爱民如子，口碑载道，

步步高升，被朝廷提拔为五品知州。这次濠州地域大旱，沟塘干涸，井底见天，抗旱救苗，无水可取，如何是好？刘知州心急如焚，辗转反侧，寝食难安。按照濠州地域风俗，出现此类大旱，父母官须到淮河中游的涂山灵泉，祭神祈雨。

涂山在濠州上游，离州衙百余里水路，舟船从濠州水门启航，可直达涂山脚下涡口淮岸。刘知州风风火火，雇上两艘三条桅杆大帆船，当日午后扯起风帆，沿着淮河，顺风逆流，船头

风土人情

土井是在农村沟塘内向下挖掘的小范围深坑，也有选择低洼地重新开井的，卧牛之地大小，多用于采集地下水，助力农业生产。在我家远离水源的一处田地里，母亲挖掘了一口很深的土井，保障了我家这块田地农作物的用水需求。土井，成了我们家农作物丰产丰收的“圣泉”。

在农村，每一块田地都有一个地名，在我家的若干田块中，有一块田地叫小庙子，据说，这里先前有一座寺庙，因此得名。这块田地呈长方形，南北方向流，地南头有一条东西排水沟，每年汛期可以发挥一定的排涝作用，但因坡平沟浅，缺乏蓄水能力，因此，天气稍有干旱，此沟就无水见底了，甚至长满厚厚的野草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这里还沿袭过去的种植模式，大范围栽植山芋。栽植山芋有两个先决条件，一是栽植季节适逢降雨，趁着墒情潮湿直接栽植；二是带水栽植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栽山芋秧苗的成活率。

那年正值山芋插秧时节，老天爷似乎有意跟人们较劲，顶着太阳炙烤天下，就是不落雨，庄稼人只能望天兴叹。俗话说，春争日，夏争时，这季节可不等人呀！人们纷纷忙着带水实施山芋插秧。

“喔喔喔……”鸡刚叫头遍，我看见母亲就已经起床了。她似乎在院子里寻找着什么，应该是生产工具吧，脚步声在寂静的夜空下显得格外清脆，我习惯了母亲的早起，她一到忙天就这样。

地名掌故

凤凰乃是百鸟之王，雄的称为“凤”，雌的称为“凰”，是象征祥瑞的鸟。据传说，在五河县沱湖这个地方，就有一个关于凤凰的传说。

沱湖北岸有个凤凰咀，位于阮圩村西南，唯一向沱湖凸伸的咀地，面积近500亩。相传，此地天降一只大鸟(凤凰)，说的就是朱元璋，因此而得名。

以前，凤凰咀本是无名地，元末明初，战乱频繁，饿殍遍野。一日，岸上一阮姓老人清早出来捕鱼充饥，当时天正麻麻亮，且又笼薄雾，老人只顾低头弄网，忽听前边有马嘶鸣，老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从河西岸跑来一马，马背上驮着一人，此人龙形虎貌，刚爬上岸，连人带马跟跑跑，晕倒在地。老人正欲上前端详，却听河中追杀之声

土井

□王绪谦

“良子，我先下地去了，你再睡会。”此时，我也想跟母亲一块下地，怎奈身子骨不听使唤，赖床不动。我应了母亲一声，又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。

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。心灵感应告诉我，母亲去了小庙子田。我赶到地里一看，母亲竟然不在那里，环顾四周，只见地头沟里有土块自下而上落入沟坡上，我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母亲在开挖土井。母亲大汗淋漓，衣服都汗透了，能拧出水来。她开挖的这口土井只有约2米见方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全靠人力施工，劳动强度和强度都是可想而知的。因为土井的坡度几乎呈垂直状态，且需要掘进数米以下，越深才越有泉水，积水量才越大，越能够满足生产需求。我拉着母亲的手，让她上来歇会，要帮她忙一会。母亲心疼我，说我有那个个儿，可年轻轻，不适合做这样的重体力活。我信心满满地说：“娘，我能行！”说着话便跳进井里，挥锹挖土，拼起了力气。我帮着母亲将土井掘进到砂礓

层，这个时候光凭力气还不够，因为砂礓层特别坚硬，锹已经派不上用场了，只能借助钢钎、抓钩或其他尖利物，刺破砂礓层，寻找一个突破口，然后才能一点点清除砂礓块。母亲从邻居家借来工具，破解砂礓层以后，地下开始冒水，可母亲还是没有罢手，而是继续深挖。这时候的施工难度就更大块了，因为泥水粘在一起，手脚湿滑，而土井离地表面越来越深，出土很是吃力。我置身土井底部，把泥巴放进水桶里，母亲站在土井边上，一点点把水桶提上来。就这样，经过一天的苦苦鏖战，土井终于大功告成。母亲在土井边沿自上而下呈斜坡形开设好几个台阶，便于蹬步提水。

土井里积水充盈，水质清澈，照亮人影。我们再也不用鞍马劳顿，去远处挑水了；水源近在咫尺，唾手可得，不仅省了力气，更主要的是加快了山芋插秧的进度，本来3天的活计，结果1天就忙完了。这使我懂得了农业生产不仅靠力气，更要靠智慧，尽管我们经

沱湖有个凤凰咀

□徐建光

由远而近，不多会，又跟来数只帆船，船上尽是全副武装的官兵。眼见官兵就要靠岸，就在此时，忽见天降一大鸟(凤凰)，锦冠彩羽，祥霞兆身，驮起那人，径直朝东南方向飞去。官兵们见大鸟救人，料是天意，吓得拔船便逃。据说那阮氏老人白白地捡了一匹死马，好生喜欢，回去与邻里分食，吃了

好长一段时间，还救活了不少人呢。后来，人们得知，那被凤凰救走之人不是凡俗，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，后人就把这里叫作“凤凰咀”。

如今的沱湖乡，水产养殖面积6万余亩。2000年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自然(湿地)保护区，2011年5月份，沱湖湿地风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授牌为

“哗哗哗”顶起浪花，破浪向涂山快速进发。红日西坠，月上柳梢，舟船顺利抵达涂山脚下落帆，打火做饭，就地歇息。翌日，雄鸡初鸣，东方尚未破晓，刘知州一行人等，简单用过早餐，洗漱完毕，更换礼服，整肃衣冠，高举彩旗，敲锣打鼓，抬着一盘泥龙，沿着陡峭的登山古道，向涂山进发。三十人的祈雨队伍，经过狮虎山、蛇倒撑，越过定国石、北天门，翻过灵官殿，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，终于来到涂山顶峰西侧的灵泉。

“停锣息鼓，排列队伍，献上供品，准备祭祀。”有司手持令旗，高声宣布。

锣鼓声停，三班衙役，小心翼翼将泥龙抬放在泉畔，给龙王上完供品，依次焚香祭拜。刘知州是祈雨最高官员，面对灵泉，抑扬顿挫，宣读祈雨祷文：“刘某仲光，身为濠州郡长，未能恪尽职守，铲除邪恶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以致州郡久旱无雨，炎炎烈日，万物焦枯，民不聊生。民有曷罪？罪在何处？罪在刘某，治郡失职！今到涂山，神灵面前，自当反省受罚，让刘某头顶烈日暴晒，向天地神灵谢罪！万望神灵慈悲为怀，借吾濠州百姓疾苦，派委淮河龙王，升空行雨……”

刘知州宣读完祈雨祷文，挥笔亲书“灵泉”巨字，让石工镌刻泉畔山崖。此时此刻，刘知州余兴未尽，又命工匠在禹王前立碑曰“有夏祖神之庙”，在涂山造雨雨祠，镌石载雨雨事。一百八十年后的明洪武八年(1375)冬，大学士宋濂陪太子朱标登涂山，在《游涂荆二山记》中留下“灵泉”寻古见闻：“从微径入灌莽，抵岩岬，储泉一泓，味甚甘，覆以茅茨，曰圣水亭，取水以祭雨多验。”康熙《凤阳府志》载：“(禹)庙西下陡峻处有泉澄澄，四时不竭，遇旱祷雨泉辄应，故镌石曰灵泉。”由此可知，灵泉之名，源于涂山祈雨。

灵泉上接涂山禹王宫西崖峭壁，下临淮河荆涂大峡谷，泉旁怪石嶙峋，林木茂密，环境清幽。“灵泉皓月”为涂山美景。皓月当空，月映山泉，好友相聚，以水代酒，对月当歌，如临仙境。元朝，泉畔曾建有“圣水亭”。今泉畔建有“圣泉亭”。亭南峭壁有书法家李明“雄视五岳”行书摩崖石刻。

历了挖掘土井的艰辛，但我们收获了大自然的慷慨馈赠。

有了这口土井，有了这一汪清泉，不仅破解了我们家的生产难题，也让与我家邻地的乡亲们如获至宝，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利用身边的水源，完成了干旱季节的生产任务。人们纷纷夸赞我母亲为农业生产立了一功。不仅如此，母亲的做法也具有借鉴意义，很多乡亲们纷纷效仿，在田头地边开挖土井，滋润着田园，带来五谷丰登。村里的王大爷在靠近家门的田地边开挖一口土井，开了一片小菜园，每天早上或傍晚乘凉给蔬菜浇水，时常推着小车去附近的街上售卖蔬菜，腰里的喝酒钱那可是源源不断哟！老人家还时常买些小零食回来，哄得孙子们围着他团团转。土井映照出王大爷晚年的幸福生活。

土井一度成为乡亲们重要的农业生产设施。我们家的这口土井在本村具有首创精神，这是母亲勤劳的象征。这口土井在我们家小庙子地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母亲每年都要对土井进行一次清淤，把淤泥打捞上来，保障土井的蓄水能力，保持良好的供水状态。在清淤过程中还会有意外的收获，那就是些些鱼虾、黄鳝等水产品，丰富我们的餐桌，让我们品尝难得的野味。

土井和它孕育的果实，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，犹如土井的深度一样厚重。

国家AAA级旅游风景区。2014年沱湖入选全国水质较好湖泊生态保护名单、荣获年度“安徽省特色景观旅游名镇”称号，2015年，沱湖乡被评为安徽省优秀旅游乡镇，2016年，“沱湖旅游”商标被省旅游协会推荐为安徽省著名商标，2017年被评为省级“生态乡镇”，大岗村被评为“安徽省乡村旅游示范村”，浍河村被评为“安徽省生态村”。2018年评为安徽省首批“旅游特色小镇”。

沱湖盛产大闸蟹，“青壳、白肚、金爪、褐螯、味甜”的沱湖大闸蟹在2004年荣获“中国十大名蟹”称号，2015年获中国渔业协会河蟹分会金奖、中国北京国际渔业博览会金奖。年销售螃蟹、鱼虾等水产品190多万公斤。



边看边说

幸会庐山

□吕洁琳

由此往上，郁郁葱葱的是山峰，是无限风光，是古往今来。

——题记

认识一座山，有很多种方式。我听过诗句中的庐山，是“庐山烟雨浙江潮”的禅意和“采菊东篱下”的自在；我看过丹青里的庐山，是《庐山高图》的重峦叠嶂、溪流直下；我读过汗青里的庐山，是庐山会议、庐山抗战的风云变幻。而这一次，我驱车五百公里，是想要揭晓属于东方的真面目，是想要追寻陶、李、苏、白、唐的文墨风骚，是想要重新认识一座山。

庐山上的老屋、石路、云飘、雾霭，一日四时之景不同，且看雾挽屋檐，云过青山。山里的空气总是湿漉漉的，沿路的石头上长着年久的苔藓，行至仙人洞时，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山雨不慢地从天而降，淋湿了林间跳跃的小猕猴，拨去了不多的暑气，而游客们却幸得甘霖，纷纷停下脚步，有机会慢调地欣赏烟雨中的庐山之景。坐在花径隔湖远望白居易草堂，虽未逢人间四月，不见桃花，但滩涂湖水倒映着的云杉，想必当时的江州司马，也一定曾为之感叹过。

当我绕着天池山西麓，一路而下，回到起点时，已是太阳西下时分，景也观，文也听，事也晓，而我却依旧没有关于庐山“真面目”这一东方之问的答案。下山的途中，我看见远处山尖还是“气蒸云梦泽”，近处已是晚霞落日时，我感受到刚刚还是暖风阵阵，转过弯便是水汽弥漫。这个问题好像从来没有答案，庐山之大，绵延二十五公里，北靠长江，南傍鄱阳湖，如今即便便是使用无人机也很难一次看尽庐山的全貌，即便是看全了，这山间云卷云舒，花鸟鱼虫，四时之景，各不相同，也很难时时熟知。东坡先生和我们一样，用凡人视角得不到答案，但那句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清醒，却在每一个东方人心中埋下了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的理性思维。以此来，便是幸会东方的“真面目”。

再进山时，是为了看峰瀑布，是为了一句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执念。如今并非瀑布的丰水期，我也看不到李太白当时遥望的壮观，当听见周围人悻悻发出不甘声时，我却说李白——

诚不欺我。那瀑布倾泻而下的何止是山泉水，是一个同我年纪相仿的二十来岁的少年，初登庐山时，满怀壮志，绣口一吐，便是整个盛唐。“今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”，流水倾泻，带着少年生逢盛世，当为大鹏的豪情，一路向东，而如今，我不过是望见了唐朝的那一页诗罢了。你明明知道，谪仙人已逝，诗歌已不复，你为何要来；因为你相信仙犹在，诗永存，浪漫至死不渝，所以一定会来。史铁生在《务虚笔记》中说：如果你站在童年的位置展望未来，你会说你前途未卜，你会说你前途无量；但要是你站在终点看你生命的轨迹，你看到的只有一条路，你就只能看到一条命定之路。李白五次上庐山，昔日仗剑的少年，哪里会想到，有一日会在同样的地方发出“大江茫茫去不还”的无奈，他在“隐”与“仕”中间徘徊了大半辈子。相比较“遥看瀑布挂前川”的兴致，我们似乎更喜欢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豁达，可是那个二十岁的少年从未欺骗过我们，因为在那初读诗歌的年纪里，一定有足够的浪漫去俯瞰银河落九天的遐想，不过是我们走出了半生，所以瀑布之水从未绝流，便是想告诉来见它的人们，都要有归来仍是少年的勇气。

下山石板路，古道上刻满了风檐展书读的流金岁月，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庐山，静好的岁月守护了这个看山是山的少年。也许日后，也许将来，我再次造访这位郁郁葱葱的好友时，或许已是看山不是山的中年，抑或是看山还是山的暮年。

庐山就站在这里，用千年万年的时间迎来送往，当一千多年前的声音，透过岁月的烟尘，在21世纪的今天依旧回荡在庐山的耳边，它俯瞰着渺小的人类，感慨于沧海之一粟的渺小；它又凝望着生的人类，惊叹于物与我皆无尽之亘古。是浪漫不变，是气度不变，是那民族骨子里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弘毅，“山寺桃花始盛开”的温润，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探索从未改变。是从幼年摇头晃脑读书背诗时便开始深埋下来的种子，让李白的遥看、白居易的欣赏、苏轼的凝望，被千年的时光加冕，幻化为文脉的象征与绵延。庐山千秋，今我幸会。



江南水乡 杜宏云 摄